



堅白精舍詩集

方東生

【全集】



方東美◆全集

堅白精舍詩集

方東美◎著

堅白精舍詩集／方東美著．-- 修訂初版．--

臺北市：黎明文化，民93

面：公分．--（方東美全集）

ISBN 957-16-0695-2（精裝）

848.6

93012766

圖書目錄：100018(94-20)

堅白精舍詩集



註冊商標

發行人◎ 林國棟
作者◎ 方東美
執行編輯◎ 羅愛萍
設計指導◎ 翁翁
美術編輯◎ 不倒翁視覺創意工作室

出版者◎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業字第二七八號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3樓
電話：(02) 2382-0613

發行組◎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482巷19號
電話：(02) 2225-2240
郵政劃撥帳戶：0018061-5號

臺北分公司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
電話：(02) 2311-6829
郵政劃撥帳戶：1373264-3號

臺中分公司◎ 臺中市市府路39號
電話：(04) 2220-1736
郵政劃撥帳戶：0286500-1號

高雄分公司◎ 高雄市左營區南大路4號
電話：(07) 587-1322・587-1572
郵政劃撥帳戶：0044814-9號

公司網址◎ <http://www.limingco.com.tw>

總經銷◎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10樓
電話：(02) 2249-6108

印刷者◎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修訂出版

定價◎ 新臺幣精裝5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◎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換書

ISBN 957-16-0695-2

記事珠



弁言



一、本集根據方東美先生詩詞手稿所編。

二、本集取名「堅白集」，蓋以先生曾顏其詩詞稿為「堅白精舍詩集」。堅白之意蓋取自論語。

三、遵 先生之遺命本集對於 先生原手稿略有刪訂；全集分為「詩集」、「詞集」及「散稿拾零」三部份，為保留 先生手跡真象，全部影印出版。

四、「堅白集」原稿為六卷，其中「詞」約九十首，皆為 先生親筆手稿，並由 先生依年代次序編定。「散稿拾零」部份乃 先生晚年之作，經搜集並依年代編輯。其手稿無法獲得者則以鉛印出之。

五、原見「堅白集」中「詞」稿仍照原秩序印行，唯又重行彙集於「詞集」部份中，蓋以見於「堅白集」中之「詞」稿已經 先生按年編訂，對於研究 先生之言行際遇實關重

要也。

六、本集目錄為保留 先生親筆手跡，有影印部份及排印部份。全部目錄亦依年編訂，並經先生長公子天華作「後記」，以覘 先生作詩詞時之興會與經過。

七、先生詩詞之寫作可分為五期，一、入蜀以前（對日抗戰之前）二、居蜀時期（抗戰期間）三、回京以後（抗戰勝利後）四、在臺時期五、晚節留香時期。寫作每反映時事之變遷，先生亦曾加注說明。書後附錄「人名簡介」以便讀者參考。

方東美先生全集編纂委員會 謹識

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

廣大和諧的哲學境界

傅佩榮

《方東美全集》校訂版介紹



方東美先生（一八九九—一九七七年）自幼學習中國經典，進入大學後開始研究西方哲學。二十五歲在美國念完博士後回國教書，直至七十七歲因病而止。

五十二年的教學生涯，表面上是單調而規律的講課、閱卷、評分、口試，其核心則是一位早熟哲學家的思想體系日益在擴展。所謂「早熟」，是說方先生對於「哲學」這門學問，包括中國的、西方的、印度的，在他三十餘歲的青年階段就已經悟得清晰的定見。正是「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」，宛如同心之圓，其範圍可以無限擴大，「萬變而不離其宗」。

方先生親自撰寫的著作並不多，只有三種中文的（包括論文集），三種英文的（也包括論文集），以及一本詩集。占全集最大篇幅的，是他晚年在輔大哲學系的上課錄音筆記。現在中文全集共有十本十三冊（其中三本分上下冊），重新校訂出版。今以半年時間校對全集，希望減少手民（其實是先後期的同學們）的舛誤，以稍盡對方老師感恩之情。以下介紹

全集中的八本書，以方便讀者了解各書梗概。《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》另有精采譯序，《堅白精舍詩集》亦非旁人所能介紹，尚請讀者自行玩味。

以下八本書依序為：

- (一)《中國人生哲學》
- (二)《科學哲學與人生》
- (三)《生生之德》(論文集)
- (四)《方東美演講集》
- (五)《原始儒家道家哲學》
- (六)《中國大乘佛學》(上下冊)
- (七)《華嚴宗哲學》(上下冊)
- (八)《新儒家哲學十八講》

一、古典的人生哲學

方東美先生常說中國文化是「早熟的」，意思是：與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之下，中國很早就發展出系統完備的思想。譬如，我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，就有周公制禮作樂，展現高度的人文精神。此一人文精神後來由儒家、道家、墨家等學派繼承發展，演變為中國特有的文化

景觀。

依我所知，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稱為「早熟的」哲學家。他在三十八歲時（一九三七年）發表了「中國人生哲學」的公開演講，內容涵蓋了宇宙觀、人性論、生命精神、道德觀念、藝術理想與政治信仰。將近二十年後，亦即一九五六年，他以英文撰寫「中國人生觀」。雖然他強調這本英文著作的內容「均經大幅度的修改與增補」，「不只在語言表達上是新的，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」，但是讀者不難發現此書的主要篇章與前書相同，而主要觀點也沒有太大的變更。這種情況就像環繞一個同心的圓，核心未改，而外圍的涵蓋面越來越大，並且逐步撐起了一個立體的架構，最後成為體大思精、周遍含容而一以貫之的系統。

那麼，中國先哲的代表是誰？他們的古典人生觀有何特色？方先生並列儒家、道家與墨家，視之為三大宗：老子論道，孔子談元（易經上乾元坤元之元），墨子主愛。他們對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：一，宇宙不僅是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，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。亦即，宇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生機，無一刻不發育創造，無一地不流動貫通。二，宇宙是一種沖虛中和的系統，其形質雖屬有限，而功用卻是無窮。亦即，我們觀察宇宙時，發現萬物互相感應，彼此全無阻隔，生出無窮的和悅之氣。三，宇宙若究其根底，多帶有道德性和藝術性，故為價值之領域。亦即，人類在發揮潛能、實現本性時，將在宇宙中找到至善與盡美的根源。換句話說，人類應該努力使天國在人間實現，而不必鄙視人間，另立一個超自然的天

國。

接著，先哲的人性論有何主張？人類以「心的體用」為主腦，尋求「理與情」的交融互攝。在理方面，要「正心盡性，誠意致知」；在情方面，要「存心養性，達情遂欲」。由此展現了：老子的慈惠，孔子的忠恕，墨子的愛利。深入剖析人性，則有以下五點內容：一，心善論是先哲共信的假定；二，性善論「以性承心，更以心繼天，天以生物為心，故純是善，而性順從天心，萬無惡理。」方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最為可取。三，意與知，是理之昭明靈覺處，「從來沒有人把它們當作惡看」。四，至於情，則性與情相為表裡，孟子「是以性善勝情，情必從之，性既全善，則情亦無不善了。」五，欲惡論則是普遍流行的說法。方先生認為各種人性論之間的衝突矛盾，「都是由方法學的缺點產生出來，畢竟有法可以避免。」他個人的看法則是：「不難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測人心之純善，更從人心之純善以論人性之完美。」

於是，中國哲學的一貫精神在於：「把宇宙與人生打成一氣來看」。大人或聖人，則是「與天地合德，與大道周行，與兼愛同施的理想人格。」方先生後期講學經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詩，「攬彼造化力，持為我神通」，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，做為我精神活動的基礎；或者說是，要以個人小我的努力，參贊化育，安頓人間。

因此，道德的極致是推己及人，再及於萬物。藝術則是「從體貼生命之偉大處得來

的」，因為生命總有其可觀之處，而人類的創造力也不會終窮。然後，將這一切落實於政治上，則國家成為「一種悠久的道德場合」；於是，先哲的政治信仰「是以德治為最理想，禮治次之，再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法治尚較術治高明百倍。」

以上所論皆有根據，但是方先生最後忍不住要問：「我們民族原是天才民族，我們的天才埋沒到哪裡去了？」省思之餘，我們不覺得自己肩負著偉大的使命嗎？

二、西洋哲學的演變

方東美先生留學美國三年（一九二一—二四年），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回國開始教書，時年二十五歲。他於二十八歲時在中央政治學校兼任一門「近代西洋哲學」的課；後來又在中央大學講授「科學哲學與人生」一科。他最早出版的一本書，名稱就是《科學哲學與人生》（一九三六年出版）；但是內容只包括計畫中的前五章（尚有十七章未寫），亦即他講「近代西洋哲學」的部分。

首先，依例要簡介哲學是怎樣的一門學科。他以科學與哲學對照比較，指出四點：一，科學不盡是具體的；哲學不全屬抽象的。只要是人類理性所開發的知識，皆有具體及抽象的雙重性。二，科學的進步是由衝突中掙扎出來的；而哲學並非循環不已的私見。這兩者皆有自我批判性，並且不斷在改善之中。三，科學或失之武斷；哲學常重視批評。四，真確的知

識皆有實踐性，科學如此，哲學亦然。

其次，人對於自身處境皆有認識的願望，並且在人生飽經歷鍊之後，會有情感的蘊發。這兩者聯繫起來，獲得完整的概念與系統的說明，即是哲學的起因。當然，由時代的發展看來，人類走出神話的天地，開始用理性來思索宇宙及人生的問題，就揭開哲學史的序幕了。

西洋哲學始於希臘，在探討宇宙萬物的起源時，以經驗所及的物資（如水、氣、火等）來解釋，由此擺脫了神話時代。方先生稱此為「物格化的宇宙觀」，「物格」表示與神格、人格不同，顯然會側重物質而忽略精神。自然科學依此大有進展，但是人生價值反而淪為疑惑。這種宇宙觀引起兩種反動：一是人本主義，亦即辯士學派所標舉的：「人是萬事萬物的權衡。」但是，這裡的「人」如果只是「個人」，而此一個人又依「感覺」為其依憑，則人類社會豈不難逃混亂？於是，經由蘇格拉底的努力，推出第二種反動，就是：目的唯神論。他的主張是：「神是造物主，是一切價值的保障者。惟其有神，所以世界上各種事象都有一個合理的結構、至善的歸宿。」

接著上場的是柏拉圖，他提出法相界（或稱理型界），做為現象界的原始典型，使變化無已的萬物獲得起源與歸宿，尤其是人生行止對價值的企求與嚮往，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統會。如此一來，出現了上層世界與下層世界之間的「分離」。到了亞里斯多德，雖然想以「形式與質料」，「潛能與實現」的雙重角度，來解說上下層世界的聯繫，但是基本取向仍是

重上輕下，無怪乎中世紀以宗教為主導的哲學會欣然接受亞氏的啟發了。

方先生當時對中世紀只是一筆帶過，他說：「一千年間人類各方面之活動無顯著之進步者，其由來已久，非一日矣。」然後，他集中探討近代哲學，展示了豐富而完整的學術功力。近代歐洲在天文學上、史地上、政教上一新耳目，其自然科學的成就，「把我們從希臘形體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無窮的宇宙裡，拓展我們智力的活動」；「把我們從聽天由命的迷夢中驚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裡，提高我們生活的情趣。」不過，這樣的宇宙觀雖合乎科學研究所需，但難免陷入唯物論與機械論的網羅中。

繼之而起的是生物學上的演化論，歸結為尼采的超人哲學。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：「同胞，快把你們的精神，你們的德業貫注於人間世！用你們的威權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！努力做個健者！努力做個創造者！」

最後，在分析人性時，方先生介紹了機械主義的心理學與動性心理學。後者受生物學啟發，較為可取，亦即以人性為整全的、豐富的、可塑的，並與社會相依存。由於方先生此書只是計畫中的前五章，所論無法盡興。他的計畫若能完成，則當另有三本同樣份量的書。整體看來，方先生討論西洋哲學，常能準確把握要點，又能全盤觀照，評估其得失。國人若想學習西洋哲學，必將於此書獲益無窮。

三、生生之德的奧妙

方東美先生從二十五歲開始教哲學，五十二年未嘗間斷。他所寫的單篇論文合成一書，名為《生生之德》。「生生」一詞，取自易經中的乾元大生與坤元廣生，代表宇宙萬物生生不已，人類由此體認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，充分發揮天賦的德行，追求和諧圓融與至善盡美的境界。

這本書大體是依論文撰寫的年代編成。第一篇是「易之邏輯問題」，探討易經的六十四卦構成的方法。方先生批判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京房、荀爽、虞翻這三家所主張的卦象演變程序，再提出他的一套邏輯，亦即設定「歧出、疊現、相索、觸類、引申」五個步驟，希望完滿說明全部卦象形成的理由。對於不太熟悉易經的讀者，這篇文章是既專業又枯燥的。

第二篇論文是「生命悲劇之二重奏」。方先生在文中表示：「乾坤一戲場，生命一悲劇！平生最服膺此兩句名言，故立論持說時常以此為譬喻。」他所謂的二重奏，是指希臘悲劇與近代歐洲的悲劇而言。前者描述人類對抗命運時，不覺激發偉大的情操；後者則依託人的理性，企圖說明人生的複雜及矛盾，而結果卻遁入虛無主義的陷阱。論及西方悲劇的哲學意涵者，本文可謂學界翹楚。

接著上場的是「生命情調與美感」，以及方先生早年在哲學界的成名之作：「哲學三

慧」。這一篇論文的内容一繁一簡，而主旨相同，都是在對照比較「希臘人、近代歐洲人、中國人」這三者的宇宙觀與生命情調。希臘人「以實智照理，起如實慧」，「演為契理文化，要在援理證真」；歐洲人「以方便應機，生方便慧」，「演為尚能文化，要在馳情入幻」；中國人「以妙性知化，依如實慧，運方便巧，成平等慧」，「演為妙性文化，要在挈幻歸真」。由這幾句話可見作者畫龍點睛的功力，亦可略知他如何評估三大文化源流之優劣，以及未來人類應有之走向。

第五篇是「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」，這是全書份量最重的文章，約占全書四分之一篇幅。本文的副標題是：「借題發揮，論『系統建立』與黑格爾『系統哲學』，暫使我國數十年來科學與玄學，實徵論與唯心論之論爭告一結束。」作者意圖透過從康德到黑格爾的發展，說明科學與哲學各有理據，無法互相化約或彼此取代。文中討論足以使人大開眼界，讚嘆哲學之深刻及高明。

第六篇到第十篇，是方先生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應邀發表於國際學術會議的論文，所以都用英文寫成，再由學生輩譯為中文。第六篇題為「從比較哲學曠觀中國文化裡的人與自然」。西方有分離主義傾向，中國則顯示融貫主義；作者說：「一個中國的學者，如果他沒有超然的思想，沒有宗教的至誠，沒有生命實證的道德意識，將不會被尊敬為一位純正的雅儒。」第七篇是「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」，談到儒、道、佛三家的基本主張，皆在點

化現實世界，成為理想型態，納於至善完美之最高價值統會。

第八篇題為「從宗教、哲學與哲學人性論看『人的疏離』」，作者在此文中，畫了一個「人與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藍圖」，展示人生的九層境界，亦即：自然人、行動人、理智人；藝術人、道德人、宗教人；高貴人、神性人，奧妙難解的神明境界。依此昇進，將可化解人的異化或疏離困境。

第九篇題為「從歷史透視看陽明哲學精義」，對王陽明的思想要點皆剖析入微，並有獨到之見解。最後一文是「詩與生命」，是作者應台北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之邀，所作的開場致詞，其中會通詩境與哲思，藉司空圖《詩品》中的「勁健，雄渾，流動及高古」來分別描繪儒、道、佛三家的意境，彰顯了豐富而奧妙的人文理想。

方先生的論文集代表他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，每一篇都值得細讀及省思，否則將會錯過當代大儒的智慧結晶。

四、哲人的演講

在方東美先生的全集中，最能引發一般讀者興趣的，或許是他的「演講集」後面所附錄的短文，其目錄為：一，傳燈微言（方先生在退休茶會上的感言）；二，全國再抗日座談會談話（中日斷交之後的警語）；三，苦憶左舜生先生（副題是：因及少年中國學會二三

事)；四，羅家倫先生紀念談話；五，段錫朋先生紀念談話。

從這幾篇文章中，我們知道方先生大學時代參加五四運動與少中學會的細節，以及他與同代友人互相往還的真情告白。他在《哲學三慧》中說：「中國大患在無動機純粹用心專一之學者。……猶幸中國偶有隱逸者流問世一出，不受實際政治支配，孤寄冥往，潛心學理，學術生命之不絕，獨賴有此耳。」方先生自己即以這樣的「學者、隱逸者」自期。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。

然而，他在演講集中的首篇，「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」中，最後發抒感懷說：「這一份情緒，幾十年鬱積在心裡面，……在我個人生命是一個慘痛的失敗！在國家民族生命則是一個慘痛的遭遇。」他眼見時代的困境，亦即「中國民族的哲學在乾嘉時代就死亡了！一直到民國時代都沒有復興。」既然如此，中國要拿什麼哲學去影響世界的未來呢？他在此文中，再度詳細解說「人與世界的關聯圖」。他在早期「中國人生哲學」的演講中，談到中國先哲時，指出：「他們遭遇民族的大難，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，培養溥博沈雄的情緒，促我們振作精神，努力提高品德；他們抵死要為我們推敲生命意義，確定生命價值，使我們在天壤間腳跟站立得住。」而方先生自身正是這樣的中國哲人。

第二篇演講是「中國哲學之通性與特點」。所謂通性，是說儒、道、佛三家都對宇宙及人生採取「一以貫之」的觀點，求其周遍含容，形成完整的系統；其次，則是發展出各自的